



大/家/译/丛
TRANSLATIONS

〔法〕帕特里克斯·格尼费 主编
〔法〕蒂埃里·伦茨
邓颖平 李琦 王天宇 译

帝国 的 终结

LA FIN DES
EMPIRES



海天出版社

大/家/译/丛
TRANSLATIONS

帝国 的 终结

LA FIN DES
EMPIRES

[法] 帕特里斯·格尼费 主编
[法] 蒂埃里·伦茨
邓颖平 李琦 王天宇 译

海天出版社
· 深圳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的终结 / (法) 帕特里斯·格尼费, (法) 蒂埃里·伦茨主编; 邓颖平, 李琦, 王天宇译.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8.10

(大家译丛)

ISBN 978-7-5507-2332-0

I. ①帝… II. ①帕… ②蒂… ③邓… ④李… ⑤王… III. ①世界史—文化史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1239号

审图号: GS (2018) 3157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6-209

La fin des Empire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atrice Gueniffey and Thierry Lentz

© Le Figaro Hsistoire/Perrin, un département d'Edi8,2016

The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via the Dakai Agency

帝国的终结

DIGUO DE ZHONGJIE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林凌珠 岑诗楠
李尧 戚乐也
责任校对 丁放鸣
责任技编 梁立新
封面设计 知行格致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39 (邮购) 83460397 (批发)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33133493
印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9.5
字数 383千
版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0月第1次
定价 6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永恒的回归

“帝国终将衰亡”^①，法国历史学家杜罗瑟尔如是说。本书接下来的20项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除了历史仍在延续的帝国（美国，但它能算得上是一个帝国吗？）以及已经开启新的历史的帝国（中国，也许还有俄罗斯），从23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战开始，到19世纪殖民帝国的建立为止，没有一个帝国幸存下来。在本书中，我们将首次从总体上把握这些帝国的衰亡史，带领读者在历时近2500年的世界历史中漫步。

帝国与帝国之间的差异之大远甚于它们的相似之处，以至于我们无法推导出一套体系来考量每个帝国的命运。像人类一样，这些帝国首先是结局相似。但除了同样衰亡的结局外，我们很难再找出一个足够

^① 让-巴普蒂斯特·杜罗瑟尔：《帝国终将衰亡：国际关系理论》，巴黎：索邦大学出版社，1981年。让·图拉尔也认为帝国“必将死亡”，参见《西方帝国：从罗马到柏林》，巴黎：法国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年，第12页。（本书注释除特别注明外，均为原注）

明确的定义去描述如此之多、来自同一个家族的后裔们。

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帝国定义为一个群体及其政治对其他的一些群体、政治（也许没有）、政权、行政区划、部落、种族、文化进行统治的结果。一些帝国拥有固定的领土，而另一些帝国的疆域则不确定，边界线也一直在变化，如草原帝国，勒内·格鲁塞^①已出色地完成了其历史重建工作；一些帝国在陆地上扩张势力，另一些则在海上发展壮大；有工业帝国、金融帝国或是新兴科技帝国；在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所执导的电影《教父》中，主角之一不还将黑手党比作罗马帝国吗？也许黑手党就是效仿罗马帝国？事实上确实存在着一些犯罪帝国，如今它们有可能是最强大的帝国了。帝国的概念很灵活：只有当它被赋予一种特定的统治模式（不同的群体围绕在一个权力中心周围，考虑到帝国疆域的辽阔，该权力中心的指令传达需依凭一种间接、分散式的管理模式），或是当人们将它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其他政治体制（如城邦，或是后来的民族国家）加以对比时，帝国才具有实在的内涵。从更广义上来说，法语中“帝国”（empire）一词起源于拉丁语imperium，意为最高权力，即中世纪的“绝对统治权”（souveraineté parfaite），拥有这项权力的人能够制定法律，而不受其他规则的束缚。皇帝即众王之王，12、13世纪，法国皇帝的皇位缺乏有力的保障，为了确保其

①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巴黎：帕约出版社，1989年。

皇权的独立性，当时的皇帝命令他的法律顾问称其为“王国的皇帝”，并宣称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无须向任何人汇报，他只承认上帝的权力高于自己。^①

我们这里所提及的帝国，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说都相距甚远，它们在形式上也各不相同。有些帝国的机构组织趋向统一化，如罗马帝国和拿破仑帝国（尽管十分短暂）；有些趋向联邦的组织形式，如阿兹特克帝国；有些采用了较为松散的组织形式，如奥匈帝国；还有一些帝国的组织形式则很复杂，如奥斯曼帝国。这些帝国对自身合法性的诉求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从以宗教为名到为了摧毁敌对国家（亚历山大大帝与大流士三世^②之间的战争）；从以“教化”为目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包括之后的西班牙和法国的殖民帝国，它们也并不仅仅是为了钱）到为了建立一个符合宗教法则（如伊斯兰教）或是非宗教预言（如马列主义之于苏联）的政治秩序。

帝国的寿命给与此相关的所有比较都泼了一盆冷水：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的帝国都只存在了十几年，印加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其历史从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及特拉科潘3座城邦1428年结成同盟开始算起，至1521年被西班牙灭亡）、查理曼帝国也不过近百年，西班牙帝国3个世纪，由穆罕默德后人所建立的帝国存在了4个世纪（15世

① 雅克·克里南：《国王的帝国：13世纪至15世纪法国政治信仰与思想》，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3年。

② 大流士三世，波斯帝国的末代国王。——译注

纪末收复失地运动后灭亡),罗马帝国5个世纪,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8个世纪,拜占庭帝国绵延近千年。至于拥有2200年历史的“华夏帝国”,正如丹尼埃尔·叶利谢耶夫^①告诉我们的那样,至少有“9条命”!没有人知道帝国何时会灭亡,它的建造者更不知道。阿道夫·希特勒的帝国也是如此,原以为会绵延千年,却在建立7年后崩塌。

在对比各帝国消失之际所处的形势时,尤其需要谨慎:拜占庭帝国在灭亡前经历了长时间的“衰落”;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在9世纪初经历了一段“慢性萎靡期”;查理曼帝国因继承风波遭受了巨大的打击;1918年,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俄国在1917年爆发革命;蒙古帝国^②因内部分裂而消亡,1991年的苏联也同样如此。这些帝国常常在战争中消失,但在和平年代也同样可能解体;有时,它们的结局平和,少有遗憾,如1806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结局却不堪,回想德意志第三帝国灭亡时,于其追随者而言真如同世界末日^③。

帝国衰落的原因多种多样,以至于在整理分析之后,不可能从中找出某些固定不变的因素,更不可能找到能够警示我们不再犯历史错误的普遍规则。

如果说帝国是一个有组织的或职责分明的国家实体,

① 丹尼埃尔·叶利谢耶夫,法国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现任职于巴黎罗浮宫艺术学校。

② 西方史学家对包括元朝与四大汗国在内的蒙古政权的统称。

③ 伊恩·克肖:《结局:德国(1944—1945)》,巴黎:瑟伊出版社,2012年。

那么有时正是它的组织模式导致了它的衰落。如果说神圣罗马帝国是在近乎冷漠的环境中走向灭亡，这难道不是因为帝国自身变得愈来愈不可靠，以致在面对其内部各个自称罗马皇室继承者的成员国时，帝国的政府机构，除了负责成员国之间的沟通外，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当然，这并不是造成它灭亡的唯一原因。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梦在其身后不久就破灭，这难道不是因为这位征服者逝世过早，还没来得及考虑其帝国的组织规划？难道我们不应该从不合理的政治管理出发，去研究奥斯曼帝国或蒙古帝国的“结局是如何开始的”？除了继承者之间的战争，查理曼帝国的失败难道不是由于法兰克文化和罗曼文化之间无法融合？

一个帝国的衰落同样有可能是因为先天不足，甚至有时帝国自身也对此一无所知。帝国的内在平衡确保了它的稳定，而人口问题则可能破坏这种平衡：西班牙、日本、英国、法国的人口增长太过缓慢，以致无法继续巩固其权威；而随着宗主国的衰落，有时也是在宗主国移民的帮助下，殖民地独立的梦想愈加触手可及。

各种各样的政治、历史、种族、宗教、文化为什么能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当中留存下来，尤其是殖民帝国？如果帝国很少去统一或减少这些差异，那么其平衡只能是暂时的，永远有崩塌的危险。通常，如此多不同的利益想要和平共处，必须要依靠皇权（如今我们趋向于将其美

化^①)的权威与暴力。

皇帝的人格也很重要，仅仅有天神之子、众神之城的居民、天命派遣使者这些身份是不够的。许多帝国因其缔造者出色的品行而短命，即便如此，神也没有因而剥夺皇帝的政治天赋、军事才干和管理能力：我们是否相信，亚历山大大帝以其天资获得的权力能够得到认可？如果拿破仑曾经建立的制度、掠夺的战利品并没有像俄罗斯冬季大雪中的梦一般消失，我们是否能想象他会后继有人？

当帝国得以延续，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继承体系，在这套体系里，不能有权力式微或土地分裂的苗头，更别提世袭体系所固有的危险。即使已经克服了这些不同的难题，如何让帝国的子民接受皇帝的权力仍然是个难题：许多皇帝就曾因此被夺权或杀害。

也不要认为统治整个帝国的物质条件不重要，不要忽视交通工具、陆路及水路交通，抑或官方通行语言的选择。如果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将一项命令从埃布罗河传递到波罗的海^②，那么查理大帝如何能在其帝国上下树立权

① 加布里埃尔·马蒂内-格罗在其关于伊本·赫勒敦(1332—1406)和帝国比较史学的研究中也发现：今天，和平(通常由帝国在其边界内加以确保)是“人道主义的战利品”，代表“人类向往和平的天性与社会组织之间最终取得了一致”，甚至象征“亚当、夏娃偷食禁果之前的伊甸园”中人性的回归；然而，在早前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中，和平被视为一种“宝贵的财富”。在“国家少数掌权者”的努力下，人们想获得和平，就必须放弃人类粗暴的天性。(参见《帝国简史：它们是如何崛起又如何灭亡的？》，巴黎：瑟伊出版社，2014年，第7—8页)

② 埃布罗河和波罗的海分别在查理曼帝国的最南及最北端。——译注

威？成吉思汗的“游牧”帝国又怎么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组织？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蒙特祖玛^①如何能统治阿兹特克帝国？尽管他的领土比不上占地3300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帝国，但要知道，在其帝国内可是连马匹和道路都没有。而横跨三大洲的西班牙帝国又如何能维护自身的长久统一呢？

除了这些内部原因外，如何让帝国周边的势力接受也是一个难题。帝国存在本身就对周边势力的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疆域太过广阔，拥有太多的资源，抑或相反，过于贫穷，无法自给自足……被包围在惧怕它或是觊觎其财富和权力的周边联盟当中，帝国不得不吞并邻国，将它们纳入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抑或使其消失。帝国需要靠征服来获得生存，就像拿破仑所说的那样：

“我的权力来自我的荣耀，而我的荣耀则来自我所取得的胜利”，一天，他向秘书布里昂说道，“我的权威如果不再来自荣耀和新的胜利，它便会衰落。战争造就了我，也只有战争能让我一直保持自我。”^②

和平于他而言是通过战争——永无止境的战争来实现的。然而，为损害弱小国家或敌对帝国周边的利益而发

① 蒙特祖玛一世被认为是阿兹特克帝国最伟大的君主，在他执政期间，阿兹特克帝国完成统一。——译注

② 路易-安托万·福弗莱·德·布里昂：《回忆录（十卷本）》（第三卷），巴黎：拉德沃卡出版社，1831年，第214页。

起的征战却什么也解决不了。战争过后需要弥补，但发起战争的人却并不总能意识到这一点。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没有善待那些曾经支持他们的人，最后众叛亲离，还眼睁睁看着那些受过他们恩惠的人加入反对自己的联盟当中。归根结底，一个强国如果试图保住自己的霸权地位，势必激起越来越多的反抗，而且这些反抗最终都会获得胜利。与此相关的例子很多，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西班牙帝国、哈布斯堡王朝^①、拿破仑帝国和德意志第三帝国，也不要忘记那个在东条英机^②统治下的狂热的日本帝国。

最后，我们同样不会忘记帝国的灭亡常常与金钱相关，尤其是当战争所需经费对国家财政造成的巨大压力快要超过其能够承受的临界点的时候。^③事实上，帝国的权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军事力量及其可以调动、生产或占有的财富。用于保障和加强帝国霸权所需的财源必须不断扩大，因为花费大，收入少。通常，正是“战争神经”的腐蚀作用最终毁灭了帝国。公元前333年，为了占领尼罗河口富饶的三角洲地区以种植粮食，亚历山大大帝在取得提尔和加沙

① 哈布斯堡王朝，欧洲历史最大的王朝（1273—1918），统治过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

② 东条英机（1884—1948），1941年至1944年任日本首相，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1948年被执行死刑。

③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年到2000年的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巴黎：帕约出版社，2004年。关于拿破仑帝国的特殊情况，参见《荣耀的代价：拿破仑与金钱》，巴黎：法亚尔出版社，2006年。

的胜利之后来到埃及。拜占庭帝国因商品交换缓慢收紧而衰落。谁又会知道蒙特祖玛帝国会无法承受其庞大的人口压力，因干旱和饥荒而损失惨重？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尽管帝国之间差异明显，但还是有很多人试图为帝国现象创建理论，如孟德斯鸠、爱德华·吉本、汤因比等，他们都做过类似的尝试。^①

就其本土而言，西方历史不就是由一连串的政治体制改革而组成的吗？古代城邦的失败促使帝国诞生，而后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中，多次复兴失败，最终衍生出主权王国形式下的民族国家。^②

此外，帝国这一主题又重新受到了关注：这个词好像最近才从过往的历史中被找出来，如今却有可能取代国家。与此相关的书籍有很多。^③我们发现早在国家出现以前，帝国

① 这里我们具体列举的是：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以及汤因比所著的十二卷本《历史研究》（1934—1961）。汤因比这部著作的前六卷已于1951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法文版译名为《历史阐释论文》。

② 关于这些西方政治体制的历史，参见皮埃尔·马南的《城邦的变形：论西方的鼎盛时期》，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2010年。

③ 我们在这里特别举出：蒂埃里·梅尼西耶所著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角度下的帝国》（巴黎：阿尔玛丹出版社，2006年），由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伯合著的经典作品《帝国：从古代中国到如今》（巴黎：帕约出版社，2010年），亚历山大·斯坦齐亚尼的《帝国的建造者：15世纪至19世纪，世界交汇处的俄国、中国和印度》（巴黎：行动动机出版社，2012年），经洛朗·泰斯托编辑，刊登于《人文科学》杂志2013年11月至12月的资料，以及之前提到过的、由加布里埃尔·马蒂内-格罗所著的《帝国简史》。

就已经存在了，并且相较两者的历史，国家的诞生距今时间更短，历史也更为简单。3000多年前，难道不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①出现了最早的帝国？而在那里也同样孕育出农业、城市文明和文字。人类历史上组织最为完善的国家难道不是中国的唐朝（618—907）？我们还发现，如果说国家是欧洲的创造，那么帝国这一现象则超越了文化的边界；尽管各个帝国之间差异明显，尽管欧洲凭借其权威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族国家模式，但帝国还是具有民族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全球性。我们也相信，和时尚一样，在各个帝国不同的历史经验中，存在着足够多的相似之处去构建一套共通的理论。从前我们是选用罗马帝国（它被视作帝国的典型）来进行理论资料研究，现在，我们试图将目光投向欧洲之外（这也是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所要求的），寻找构建普适性阐释理论的基础资料。^②可以说，如今的历史学家常常受比较之苦。他们不按常规（从每一个极特殊的历史经验中推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影响或教义），而是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假设存在一种普遍性，就像大写的人^③

① 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希腊对两河流域的称谓，即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的中下游地区；亚述，古代西亚奴隶制国家，位于底格里斯河中游。——译注

② 以加布里埃尔·马蒂内-格罗所著的《帝国简史》为例，作者认为伊本·赫勒敦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读框架（在《历史绪论》的序中），依靠这一框架，读者可以明晰《历史绪论》的结构特点，甚至是大部分帝国的历史。

③ 这里指人类。——译注

之于约瑟夫·德·迈斯特一样^①，他真的存在，而我们并不知晓。历史学家觉得，在种族、国家，甚至是帝国的历史中，那么多的变化，突然一比较，却发现只有一种命运。

回到我们在序言开头所引用的杜罗瑟尔的那句名言。

“帝国终将衰亡”，这句话写于1981年，而在这之前，埃莱娜·卡雷尔·丹科斯已经预测到苏维埃帝国的解体^②。也许他们都相信（有时是错误的）苏联未来可能解体，是因为它对维护帝国统一越来越无能为力。而事实上，则是由于体系自身遭遇危机（中央分裂），以致在同一时刻导致了帝国的瓦解。无论如何，直到20世纪80年代，从波兰“团结工会”创立开始到柏林墙倒塌为止，帝国的衰亡周期才真正终结。而其实早在20世纪初，这些帝国就开始瓦解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清朝，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暴造成了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及奥斯曼帝国的灭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为那些建立于19世纪的殖民帝国敲响了丧钟。半个世纪后，苏维埃帝国退出历史舞台也证明：保卫本土的帝国时代已经结

① 在其著作《论法国》中，他曾提及“为人而成立的”革命组织：“然而，世界上没有泛指的人。在我一生中，我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等等。多亏了孟德斯鸠，我知道了我们有可能是波斯人；但泛指的‘人’，我声明，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果存在的话，我真的不知道。”（约瑟夫·德·迈斯特：《作品集》，皮埃尔·格洛德主编，巴黎：罗贝尔·拉封出版社，2007年，第235页。）

② 埃莱娜·卡雷尔·丹科斯：《分裂的帝国》，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78年。

束。政治体制历史中最重要篇章已经翻了过去。世界历史围绕着3种主要的政治组织形式而构建——城邦、帝国和民族国家。帝国时期见证了许多政治制度的终结，民族国家似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自此成为唯一的政治体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版图上出现了一众从被推翻的帝国中发展出来的较为稳固的国家政权（État）；二战之后，非洲和亚洲也诞生了许多新的民族国家（nation），这一数字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再次上升。

柏林墙倒塌25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许多之前新成立的国家，如南斯拉夫，已经快要或完全消失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当然还是政权和国家，但它们没那么稳固和强大了，更失去了尊严。民族国家不再被看好。然而，它诞生之初（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之间），曾经平息了波及整个欧洲、危及其存亡的天主教与新教的纷争。国家在一块边界明确的领土上，对生活其中的居民行使主权，保障国内和平、外部安全。居民可以无争议地享有权利、自由及受到公共权力保障的特权，甚至共同管理城邦事务（通常是在国家处于萌芽阶段时）。简而言之，国家是某种公共权益思想的政治表达。

由此开启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及悲剧。民族国家被赋予了一些负面意义，不总是正确的了：畏首畏尾地将自己封闭在帝国疆界之内，对外部世界充满敌意；反对人口及资源的流通；自我保护主义、自私；热衷于统治；将自身的利益凌驾于大众利益之上；赞颂公民制度，却认可不平等的存

在；为某些意识形态鸣锣开道；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意志而瓜分世界；不遗余力地消除风俗和信仰的差异；最后要为使整个20世纪陷入悲伤的大屠杀及种族灭绝负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与民族国家相反，欧洲成立了欧盟；民族国家为二战的悲剧担起了责任，欧洲和平的开端就必须通过某种联邦的形式来实现。欧盟的联邦形式虽然减少了各成员国的主权，但比起那些为了促成各个政权之间商谈的微小尝试，却能走得更远，获得更大的成功：尽管早在18世纪初，法国大主教圣皮埃尔就起草了欧洲最早的“永久和平”计划，但直到法国大革命结束，拿破仑帝国灭亡之后，在1814年至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抑或更迟，直到1864年《日内瓦第一公约》（该公约主要关注战时的伤病员）通过的时候；甚至是到1919年，“国际联盟”成立的时候，那些小小的尝试才初见成效。这样一个开放的、无边界的联邦式欧洲，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并没有真正获得欧洲人的心，而大部分欧盟成员国也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正统合法性与威望。从前南斯拉夫内战的战争（1991—1999）到后来远东和中东许多国家的分裂，再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及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它们让原本就不甚光彩的民族国家历史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帝国和城邦（广义上的）也因此意外回归，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感觉自己就像是“站在人类历史的一个巨大裂缝旁边，并且这一裂缝将扰乱历史的进程”，但这种感觉必然会使我们更加关注“历史的伟大

深度”^①。

我们之前说过，帝国或许从未成为如此多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但这种回温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难道没有重新建立其传统外交？更不必说哈里发^②一直在觊觎肥沃的新月地带^③。所有的这些，我们原以为都掩埋在时间的黄沙下了^④，现今却如同空气中飘散着的香味，似曾相识。因此，今天去重新探寻帝国的生命和历史并不是毫无逻辑可循。

在这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以一种善意的目光（我们在研究那些老牌西方国家时肯定不会抱以同样的目光），去重新发现帝国的“文化”功绩。与帝国同一时期又出现了大量的“城邦”，这种微型集体与广阔的帝国“联盟”一起，一个无限小，一个无限大，共同成为历史的主角；而此时，“中型”国家的身影却被消除，或至少是被淡化了（我们原以为国家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化解内部成员间的自然或社会差异；因疆域也并不算太大，国家内部可以通过集体商议或监控来决定公共事务）。帝国内没有民主，城邦里也不存在真正的民主，居民之间关系太过亲近，彼此社会生活的联系太过密切，以至于实行公民制度所必不可少

① 参见加布里埃尔·马蒂内-格罗的《帝国简史》，第11—12页。

② 哈里发是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的称谓，穆罕默德去世后，“哈里发”被用于指称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即穆斯林社群组织的领袖。——译注

③ 伊拉克两河流域连接叙利亚一带地中海东岸的一片弧形地带，因土地肥沃、形似新月而得名。——译注

④ 参见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伯所著的《帝国：从古代中国到如今》。